

海海  
◎  
著



# 成为海子果 的 爸爸

CHENGWEI HAIZIGUO DE BABA

很多人见过花开，却无意花开是树在多么长久里  
守护着的梦想，那股红的一片不是颜色，而是每一丝  
阳光在春天里一笔笔涂画的最灿烂的想象。



宁夏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这是一本  
写给女儿的  
书

海海——著

成为  
海子果  
的爸爸

CHENGWEI HAI ZI GUO  
DEBABA



宁夏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成为海子果的爸爸 / 海海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227-06696-5

I. ①成… II. ①海…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68896号

成为海子果的爸爸

海海 著

责任编辑 姚小云

封面设计 娅 娅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王杨宝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 750001 )

网 址 <http://www.nxpph.com>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shop126547358.taobao.com>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rmcbs@126.com](mailto:nxrmcbs@126.com) [renminshe@yrpubm.com](mailto: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9391 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凤鸣彩印广告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 宁 ) 0005630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6.875 字数 200千字

版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6696-5

定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看 海 / 001 院里院外 / 023 廊檐落雨 / 031 搪瓷砖茶 / 039  
东方既白 / 046 跪 孝 / 054 百年家树 / 063 长城内外 / 070  
晚九朝六 / 079 暮春花开 / 088 落霞孤鹜 / 097 点亮的灯火 / 110  
北方周末 / 118 人约三十 / 125 西城良夜 / 139 杨高南路 / 152  
口 外 / 159 阁楼记事 / 172 天使之城 / 178 最后一站 / 190  
如是我闻 / 199 游鱼活水 / 206 后 记 / 211

## 看 海

四年前写了一篇日记叫《叙写诚实》。大意是写完以后就不会再写很长的文字了，因为回忆和游荡于其中的片片灵魂一样，没有办法像鼻子、眉毛、眼睛那样，轻易找到他们完整的家。于是觉得诚实是最难为的叙事。

我一度妄想将来会有一个女儿，可以跟她讲述我的一生。因为我相信，她的基因就是对应我灵魂的密码，每一个偏旁部首都是吻合的。我不需要解释，不需要害怕她的失望。凝望着她的眼睛，我的一切过往就能消解在她瞳孔背后沉静的汪洋里。

凝望是最安心的交谈，凝望的时刻是拾捡，换一眼，又都渐渐被遗忘。凝望过西羊市熙熙攘攘的人潮，凝望过八宝山凌晨四点的山脊云，凝望过法源寺门前抖落着金色叶子的老银杏树，凝望过安立路109号窗外无限延伸的路灯长河。哦，还有大海，那些散落在十二处守候着永恒的大海。

## 山海关

那年夏天的北京，记不清连着几日没有下雨，但新闻里的公交热到自燃，地铁一号线的风扇吹不干人们的挥汗如雨。于是就去了山海关，在那里第一次看见大海。

山海关是个很清新的地方，小到像一个镇，那里的人有一种镇里人才有的安适。因为跟 Dan 一起，所以需要去派出所备案。招待所的前台姑娘音色甜润，不紧不慢地给派出所打了个电话，然后手绘了一个地图告诉我们怎样去找。

出门时已雨过天晴，天下第一关关楼下面有各种撑开的花伞，广场上的人们争相拍着照。

办妥以后我们就去看老龙头，半截伸向渤海里的明长城。走了很长的路看到一个仿古的堂屋里有个展览，进去看是明代的干尸。第一次看见干尸和其下体处没有腐烂的阴毛。吃惊之余觉得这样的观察有伤信仰，于是就退了出来。

再走就看到了城墙和一个城门洞。走进门洞，听见一种很有力量感的锤击闷鼓的声音。再深入，低沉的鼓音里有着渐弱渐强的节奏，我知道外面就是大海了。出门洞的一刹那，暗灰色的渤海就像一面斜着的镜子兀立在眼前。那一刻，感觉到了胸腔在鼓起肋骨。

渤海的颜色是一种黏稠的灰，有些失望第一次看到的海不是深深的碧蓝。沙滩是潮湿的，走起路来腿很沉。我和 Dan 都

在凝视，他看的是远处的大船，我看的是在海里坐快艇的大人和小孩。后来我们也去坐了，渤海的浪，骨子里像塞外的黄河，似乎在融进大海之前做着最后的抗拒。我被快艇颠起来好几次，二十一岁的我，傻傻地享受着被怒浪抛起时脑空的快感。

回到招待所，洗漱完顺带洗了鞋子，似乎有冲不完的沙子。我站在洗脸池前把鞋冲了好久，看着沙子渐渐变少，直到冲得干干净净。

那是第一次和 Dan 住同一个房间。他安静地只说了晚安，第二句话就是翌日早上开窗时的早安了。

招待所是仿古的两层木楼，阳台都向着院内。院子里有树。

我们的房间在二楼，于是看见了清晨里树顶上最早的阳光。

## 青 岛

那两年常听人说看过对方的哈喇子，一起坐过火车，吃过泡面才知道是不是真爱。我和海妃就是这样完成了一次长途旅行。济南，青岛，曲阜，泰安。五月的山东，一段一站的生活，就像背在包里的四条不同印花的裙子。

因为阴雨，在青岛的第一天冷若寒蝉，晚饭以后看见路边摆摊卖衣服的，迫不及待买了两条秋裤，一条是西瓜红，另一条是墨绿。第二天去了鲁迅公园，看见了海，晴天下亮丽的碧蓝。又爬了很多礁石，遇到很多开心嚷嚷的人。在栈桥的时候，

拍到了这一生最难忘的笑容，没有一丝忧伤，没有一丝疑虑。那是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被另一个灵魂身上的阳光照到透亮。

青岛最迷人的地方就是沿着沙滩修筑的木栈道。在下午的太阳还未穷尽其灼热的时候，一路骑着自行车，或推着，都能感觉到背心下微微出着细汗的热气和迎面吹来的凉爽的海风。就那样走着，一会儿看到银色的波光，一会儿看到幽绿的山影。一直走到夕阳西沉。

离开青岛的前一晚，我们住在一个富人消遣的浴宫。说是住，其实是几十张供浴后休息的躺椅。有自助餐，也可以足浴。躺椅上有耳机，也有电视，进出时真看见有人戴着耳机鼾声如雷，也有半裸着身的姑娘挤在狭窄的躺椅上给客人掏着耳朵。昏暗中穿过一排排躺椅，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不由得把浴袍往紧裹了裹。

去往火车站的路上，整个青岛被裹在厚厚的雾里。看见二十几层的高楼上半身披着雾纱，下半身赤裸着，不禁觉得好笑。

待公交车到火车站时，雾已经散了。火车站离海边很近，于是拿着早餐又看了青岛的海最后一眼。清晨的风很冷，但太阳在一点点把世界加热。我看见很多比我们早到的人，也都凝望着海上渐渐升起的太阳。那些神情，像极了人们对幸福的期望。

## 西哈努克港

这几年总会在陌生的城市里被一些漫不经心的东西惊到，一个被风追着跑的易拉罐，一个被漆成亮黄像一个孩子一样守候在马路边上的水阀。他们像《荒岛余生》里的威尔逊，把我惊回到西哈努克港那些像风化的皮球一样的日子里。

那是一个废弃的炼油基地，高耸的油罐上暗红色的铁锈像风干了的伤痕一样，已经在慢慢脱落。炼油厂除了靠海的一面都有围墙，还有十来个皮肤黝黑的柬埔寨士兵（特指类似民兵一样的士兵）。

我和天心住在一个屋里。每晚柴油机停止发电的时候，屋顶上就有壁虎穿梭的声音。我老害怕它们抓不稳墙面掉到我的床上，或者砸到我的脸上。天心是常州人，他每次笑呵呵地回忆起国内时就说“藏邹”怎样。

那些日子人生变得无限长，我每日清晨会在房子背后的高坎上站着撒尿，然后在前院盯着那个木瓜树上的木瓜看好久，或者去士兵搭的粗布帐篷里看他们的吊床和在铁皮上烤得滋滋响的扇贝。

大院到海滩走路不到五分钟，中间经过一个 20 世纪 90 年代就废弃的铁路，还有一个正在修木屋的人家。每次经过，我都能瞥见他们家小孩围坐在支起的木床上择着蘑菇。海滩边上有一个小树林，野生的蘑菇是他们最容易获得的蔬菜。

第一天刚到的时候，大家一起去海里游了一次，往后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去海边。我常常不穿内裤就在暖暖的浅滩里躺半天。那片海温柔无浪，静谧无人，海水像是蒸馏过一样干净绵柔，沙子细腻到像被清水煮过。

那段时间我经常自己做饭，天心觉得我除了鸡蛋只吃素会瘦成猴子，于是他就提着手电教我在潮退以后的沙滩上抓螃蟹。他告诉我只抓那些会跳的指头一样大的沙滩蟹。我们每次回来大概都已经晚上九点，在手电下生火，淘洗螃蟹，然后把切了的蒜和那些透明的小生物一起丢锅里爆炒。出锅时撒上盐，然后边笑边各自往嘴里塞着。

蚊子越来越多，斯登昊村里买不到驱蚊水，也没有蚊香。每天前半夜我都因为害怕壁虎而神经衰弱，后半夜又被钻进蚊帐的蚊子咬得满腿是包。也许是我折腾到了天心，那一天的凌晨，天心叫我去他的蚊帐里。他的床也是单人，比我的略宽。我们顺着肉体侧躺的形状，中间用二十厘米的空气隔开。那个凌晨剩下的时间是我在西哈努克港睡过的最安稳的几个小时。

后面的那些天里，每天晚上我都还是先睡在自己床上，后半夜再挤进他的蚊帐里。我觉得这样是我珍重他的友谊的一种仪式。天心比我高，他海泳太多所以浑身古铜色。我白天看见他时常会想他这样一个帅气的男人，应该拥有更好的生活。

第一次吃的芒果是天心给我的，他去城里买菜的时候都会顺便带俩回来。我不知道吃芒果能不能不用刀，但是他每次都是给自己削下来一块，再给我削下来一块。

离开斯登昊村的那天，我是坐着摩托车去的城里，离开院子的时候我觉得背后就是一个荒岛，我仿佛看见天心就此变老，在这里过完他的一生。我噙住眼泪，想了想再见他的可能。我最难过的是我不知道该怎样去偿还他的慷慨和友情，那是一次多深的难过啊。

## 天 津

北方的城市里我去过最多的就是天津。

有在夜晚望着海河边上散步的人们感叹她的温柔，把世界上所有的城市分为两种，有河的城市和没有河的城市。

有在宁河县被荒弃的野地上吹着秋风，听当地人圆溜溜的土话讲着他们赌赛狗的乐子和对赌赛马的向往。然后在芦台镇找到一个亲切的兰州拉面馆，把中国所有的城市分为两种，有清真餐厅的城市和没有清真餐厅的城市。

有在大港油田里看到五脏齐全的世界，和去青海的路上认识的姐姐见了面，一起吃饭，一起唱歌。再把世界上所有的人分为两种，见一面还会再见的人和见一面不会再见的人。

有在盘山脚下的农家乐里唱着乡村 KTV，唱了辛晓琪的《味道》，然后听一个傻乎乎的女生说我和 May 有夫妻相。然后把世界上所有的 KTV 分为两种，有回忆的 KTV 和没有回忆的 KTV。

还有为我细针细线缝好眉骨的那个医生。

一个拿着牛奶香肠和一颗梨送到我房间的小姑娘。

在北京的几年，我一度觉得我的第一次看海应该就是在天津。海河连着海，天津就是离得最近的滨海城市。但天津也是港口城市，离海最近的地方是塘沽，一个闹哄哄开发着工业的地方。

塘沽我去过两次，一次在傍晚将近的时候，我出现在城铁站口，闻见一种陌生的工业的味道，闻见自己身上一股浓情大叔的味道。

另一次就是去看海，我站在长长的防浪海堤上，想着哪里会是山海关，我第一次看海的地方。

我想人总会去对比不同时期的自己。在塘沽看海的时候，我就在回想在山海关看海时的自己。渤海在天津这边近乎墨蓝，我竟不敢去猜测它的深度。

如果人生最后的样子就是汇聚，那分辨出河与海的界限真的很难。河是不是海原来的样子？河是海长长的回忆？海该是多少条河的汇聚？海是污浊后的河？海也可以有清晰的颜色吧。

## 北戴河

去北戴河是租车去的，我，Dan，Will 还有 Will 的女同事。到了北戴河住在老虎石对面的一个民居里。那是我最后一

次和 Dan 住一个屋。外面风太大，走了几步就回来吃晚饭了。晚上 Will 的女同事建议去唱歌，Will 基本上没唱，Dan 唱了 David Bowie 和 Michael Jackson 的一首大概是让我们把世界变得更好的歌。我当时觉得他唱功太差，但是我敬重他唱让世界变得更好时的认真。

第二天早上我们去找渔民。在游客能看得见的地方都没有渔船的影子。最后决定去南戴河碰碰运气，还真找到了。那是早市，很多第一批出海的船已经在码头卖海货了。男人们把装满皮皮虾的网兜隔着船扔给自己老婆，然后那些衣衫有些破旧的妇女就蹲在地上等人问价。

我们问好了价就跟着一个渔夫上了船。那次是我坐船坐得最久的一次，久到开船的大叔很随意说了一句我们快到黄海了。当时吃了一惊，然后就听他讲中国渔民被韩国海警枪杀的事情。聊了一会儿，我按捺不住自己的闲，就坐在船尖上吹海风。Dan 又习惯性地喊了一声小心 ( Watch Out! )。和他认识的几年里，他很多次这样出声喊，刚开始我会被惊到，后来觉得他很细心，再后来又明白了这就是我的年纪，到处彰显一个自由灵魂的年纪。

船回到岸上以后，我们决定去秦皇岛市区找一个挺有名的意画馆。开车绕了一下，竟不想开到一个林子里去了。林子靠着海，岸边上三个人支了画板在画画。他们画的正好是我们坐船的码头，那里停着五六十只破旧的柴油机船。在北方，打鱼和破旧的柴油机正在迅速成为油画里的回忆。

我们挨个看了他们画的画，石家庄美院的学生。跟我聊天的女生讲她很想去北京发展。Will 大概是没人跟他聊天无所事事了，就提议我们先去别的地方转转。我问了他们大概什么时候画完，一小时后吧。

在秦皇岛市区逛了逛，Will 已经不想再回林子里去看画了。关键时候 Dan 挺了我一下，我们就又回来了。画已经画好，我惊异于刚才那么人工的痕迹竟然都变成了留在画板上一段和我有关的故事。

聊了几句那姑娘把她的画送给了我。画是湿的，横躺着放进了后备箱。回北京时一路开得很快，我似乎几次听见画在后备箱里翻转，我在等待开箱时看到它的面目全非。

车还给了灯市口站的神舟租车，拿起画的时候它竟安然无恙。我坐地铁回的家，一路上小心翼翼，怕颜料沾到了别人身上，毁了它的安然无恙。

Will 两周后去了莫斯科，他的女朋友不愿意把孩子拿掉，二十八岁的他要做父亲了。

Dan 三个月后去了布拉格。他在英国没找到工作，在捷克的一家英语报纸当记者。

那幅画就成了三个自由灵魂者最后的青春。

## 蒙罗维亚

比利时航空公司的空姐是我见过的最有人情味的空姐。因为我坐在最后一排，常看见她们累的时候也轮着躺一会儿。

飞机在西班牙上空的时候我和她们中的一个聊了一会儿，她很细心地告诉我香水里的年龄差，比如太性感的味道不适合送女朋友，我更适合带有柴油味的款。我问她蒙罗维亚是什么样的，她说那里的机场长得有些难过（so sad）。

蒙罗维亚的机场确实有些难过，只有一层的平房，候机室和海关、办理登机的地方其实就是两间平房，中间隔着一道有些残缺的门。

我们住在黎巴嫩人开的一家酒店，经理是一个长得很精神的英国白人。主楼的走廊很深。餐厅临海，无廊无窗，走过去需经过他们的赌场和门口站着两个很有礼貌的穿西装的黑人。

在利比里亚第一次看海不是在首都，是在大巴萨。那一天我们似乎是在车上度过的。一路上聊的最多的是这个国家的商机，水泥厂，超市，药店，木材加工场。

去大巴萨的时候经过马来西亚在西非最大的橡胶树基地。越野车一直往前开，丘陵起起伏伏。老葛想在大巴萨的海边建一个别墅酒店，所以我们要去当地的村子和村里人见面。那是一个穆斯林村，去的时候大家都在做主麻（聚礼）。

伊斯兰文明崇尚洁净，我在村子里走着，发现整个村子的空地扫得一尘不染，坚实的泥土地发着光亮。伊斯兰教也推崇人的平等，和村里人见面的时候，酋长、长老、大人小孩一个不落的过来说色俩目，老葛操着他的河南腔对我说这都是什么人哪。老葛每说完一段话，村里人都会发出长长的一个嗯或者尼来表达他们的态度。老葛讲得很激昂，村民眼神平静但也很感激。

到海边的时候换成我很激昂，那是大西洋，浪拍打出白色的浪花，苍劲有力。对面也许就是巴西或者秘鲁吧。我这样想着就忘了自己前些天的急性阑尾炎，在沙滩上跑着跳着。后来觉得不过瘾，躺在浪前让老郑拍我即将被大浪吞噬的照片。老郑慢，拍了几次没拍到，最后一次我起身太慢，全身被泡在了海水里。回酒店的路上，老葛借了他的外套给我遮下身。进酒店的时候我把他的衣服系在腰上，那一刻我更像想象中的非洲人。

在利比里亚见了很多省长、议员、部长和几个非漂多年的中国老乡。见得最少的就是投资商人。有一次去森林的路上看见一群孩子在踢一个塑料缠成的足球。老葛爱心大发，把我们的饼干和矿泉水分给他们。我和他们踢了一会儿球，然后掏出面巾纸擦汗。有几个小孩眼巴巴地看着我的纸，我把剩下的给了他们，然后他们就抢成一团，笑得惊天动地。

走之前的一天看了大半个蒙罗维亚，遇见两个美国人，讲利比里亚是遣返非洲的黑奴缔造的国家。讲殖民主义，讲黑暗的大西洋三角。后来我一个人去了蒙罗维亚的海滩，那里有很